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琥珀连环

(第二部)

徐春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琥珀连环

(第二部)

徐春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琥珀连环. 第二部 / 徐春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6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88 - 3

I. ①琥… II. ①徐…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984 号

整 理: 卢 军 卢 斌 金文君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75 字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三集

- | | | |
|-----|----------------------------|-----|
| 第一回 | 铁马铃铛群雄盛会
妖人叵测一老解围 | 3 |
| 第二回 | 试身手一火洗贼巢
逢寇仇双环寒人胆 | 14 |
| 第三回 | 轻敌对石猛失机
遇虎狼谷标作难 | 25 |
| 第四回 | 设陷阱英雄入樊笼
显玲珑豪杰施身手 | 35 |
| 第五回 | 泄机密麒麟小报德
说缘由陈凤大兴师 | 45 |
| 第六回 | 伸舌辩班头探虎穴
表心情寨主赴龙潭 | 57 |
| 第七回 | 悬人头蠢衙遭惨报
惊贼胆壮士矢孤忠 | 69 |
| 第八回 | 大蟒山陈凤折苗裕
陈家沟寨主送班头 | 79 |
| 第九回 | 报冤仇苗裕再兴兵
急友难石猛三制敌 | 89 |
| 第十回 | 小小冲锋守宁逞能
切切情急陈凤失手 | 100 |

第四集

- 第一回 杯酒释兵前仇暂洗
蜡杆冒及旧怨重提 123
- 第二回 显奇能老翁惊群寇
施妙手弱女救慈亲 133
- 第三回 施小巧三丸退劲敌
表奇能一辩吓贼群 144
- 第四回 悔噬脐喷红酬相知
追神魂借血活良友 155
- 第五回 逞顽皮小别密柳林
避祸患大闹灵珠寺 166
- 第六回 视死如归三雄涉险
目敌似芥二士争风 177
- 第七回 扫贼氛二客双投林
急友难小侠单探店 188
- 第八回 望外喜出庆得佳弟
不测变生哀死严师 199
- 第九回 挂人头凶僧吓令尹
题字句巨盗杀上人 212
- 第十回 笑面僧枝香迷李莺
金钱手单掌劈华介 221

第五集

- 第一回 群贪蠹共拥虎面僧
万朵梅猛劈千手佛 227
- 第二回 灵珠寺一士除奸
巴拉岭三雄遇难 238

第三回	示玄机英雄悲孺子 传绝艺侠客喜麟儿	246
第四回	初试艺三雄折余莽 再寻仇群寇扰凤凰	258
第五回	骄者多败兄妹授首 缘至生魔夫妻操戈	268
第六回	急公纾难解囊调药 背义负友寄柬留刀	281
第七回	辨色鉴貌网开一面 察理聆音伏设四方	290
第八回	葛天翔申述英雄义 狄守宁断绝香火情	299
第九回	误歧途矢心昧正义 怜际遇苦口导愚蒙	308
第十回	莽男儿一意却红绳 流浪子两番飞白练	315
附 录	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	王振良 327

第三集

第一回

铁马铃铛群雄盛会 妖人叵测一老解围

第二集《琥珀连环》说到翟铁峰、石猛、胡成，带着狄守宁、葛天翔、郑家燕来到辰州府，方才弃舟登岸，却见有人送来一信，见过周坦，跟着巧遇龙法师，龙法师败走，大家正在商量快走，躲开是非之地，忽然又有人送信来。翟铁峰把信打开一看，只看上面写的是：“适间之举，虽为顽徒劣迹，已严惩之。诸公古道，极可钦佩，谨备蔬酌，敢邀一叙，借释前嫌，想诸公磊落，定能惠我。”底下写着两个小字是褚同。

胡成道：“如何？你们看闹出事来没有？”

翟铁峰道：“这也没什么，他愿杯酒言欢，未见便不是好意，咱们又何必多疑呢？”

胡成摇头道：“恐怕未必便真是这样吧，这个姓褚的，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咱们大家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家教派的规矩，虽说这回事，完全是他们没理，可恐怕他们不肯就此认错服输。本来他们要是一认错，这块地方他们就不能再流连存身，他们打出一个码头，并非易事，焉能就此罢手？现在事已至此，别的话都可不谈，咱们就商量是去是不去，去是怎么去，不去是怎么走。”

石猛道：“咱们干脆就是怎么去，不去那是丢人的话，我姓石的头一个就不能办。”

胡成一笑道：“好，就那么办。”说着向那伙计道：“人家送信来的，走了没走？”

伙计道：“还没有走。”

胡成道：“你把他找进来。”

伙计答应出去，不多一时，同进一个人来。只见这人是长工打扮，长得相貌却十分凶恶，一见胡成，便双手一垂道：“大爷有什么吩咐？方才那封信大爷您已然看见了吗？有什么回信可以带回去？”

胡成道：“信我们也不写了，你回去告诉褚大爷，我们一会儿就到，有什么话当面再说。不过褚大爷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还没有打听，你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儿，省得我们一会儿去找，再找错了门儿。”

那人道：“诸位大爷，肯得赏脸，那是再好没有了，我们褚大爷就住在沿江大道旁边铃铛阁里，要不然的话，我陪同诸位大爷一块儿去也成。”

胡成道：“那就不劳驾了，您先请吧，我们随后就到。”

那人一听，后退一打横儿道：“是，我就回去告知我们大爷，恭候诸位。我先跟您请假了。”说着一晃身，便自去了。

葛天翔向胡成道：“胡大爷，您也太和气了，他一个长工，您干吗跟他那么讲面子？”

胡成一笑道：“这个你可知道了，别瞧这个教派里，不拘品级，高矮上下什么人都有，你别看方才那个主儿，那个神气，碰巧还许是这里面的一个角儿。再者还有一节儿，凡是走江湖吃把式的主儿，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遇见什么样儿的人，都不许自己趾高气扬，看不起人。因为江湖道上藏龙卧虎，越是有能耐的主儿，越是不肯露相儿。真要是一身之上，能够带上十八般兵器，走到自己跟自己拧眉毛瞪大眼，一口能够吞下八个，一脚能够踢倒十六个，摇头晃脑，六百多个不服气的主的样儿，这人绝没有真本事。您出门的日子少，可不知道这跑码头的事多着呢。”

胡成还要往下说，翟铁峰道：“我先拦您清谈，现在咱们已然答应了人家，咱们就得有个准备。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何况咱们这个，准知道没有好事，这要是一点儿预备没有，到时候可难免栽跟头。”

胡成道：“无论怎么说，反正咱们就是这几个人，咱们当时先找出一个头目人来。翟大哥，这里头就是你的岁数大，这么办，你就当个头儿吧。”

翟铁峰道：“按说我当推辞推辞，不过时候没有了，咱们废话也就不

用说了，就这么办，我权且当上一回小头儿，众位听我的。少时咱们到了那里，不拘姓褚的说出什么不近情理的话，咱们可也不要发火，有什么事，都听我的。如果不是这样，我这个头目人就不敢当了。”

大家异口同音道：“就那么办，听您的。”

大家收拾了一收拾，站起身来，一齐奔铃铛阁。这时候天正在二更来天，街上已然路静人稀，几位正在前走着，猛听旁边有人唉声叹气道：“唉！不睁眼的天哪！人生苦，莫过老来穷。我不但穷，又没个儿子，谁能养我这后半辈？这又一病，更是连饭都混不上了。人世上我不能活了，干脆我死。想不到这一段水，就是我葬身之处。”

葛天翔一听，头一个就往前蹿。月黑天，看不甚清，只见恍恍惚惚仿佛是有个人影儿，正站起身来要往河里蹦的样儿，葛天翔可就急了，往前一抢身，一把就把那人揪住说道：“别跳河！有什么话慢慢儿地说。”

那人被葛天翔一扯，当时身形儿一晃，哎哟一声道：“你干什么拦我？你和我素不相识，你走你的道，我干我的事，谁也碍不着谁，你为什么把我揪住？”说着恶狠狠照葛天翔手上就是一掌。

葛天翔明白他这是真急了，自己只要一撒手，他依然还是跳，便不顾疼痛，爽得加劲揪住道：“老头儿，到底你是为了什么，你非死不可？可以跟我先说一说，倘若我能够救你，你不是就可以不死了吗？”

那老头子微微一声冷笑道：“风大了也不怕吹了舌头，就凭尊驾您这个神儿像儿，也配说出救人的话儿来。还是那句话，趁早儿走开，别找麻烦。”

葛天翔也笑了一笑道：“老头儿你这话错了，你既头一次和我见面，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救你？只当我确是救不了你，你也无妨说话，救不了你，你再跳也不晚不是？”

老头子一听，长叹了一口气道：“唉！真是人要倒了霉，喝水都是塞牙，打算投河觅井，还要遇见小人，你说这命到了什么地方了？”说着一跺脚道，“你可再三问我，我就跟你说说，你要帮不了我，你就趁早儿躲开我远远儿的，你也就不要再管我了。我的跳河，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只是我有一个儿子，不幸在几个月以前一病死去，剩下我一个人，终日飘零，两顿饭都没有准地方吃。因此想起我那儿子，便起了这么一个拙见，没想

到会遇见了你。你既打算帮我，你能够叫我两顿饭吃得舒舒服服吗？”

葛天翔一听，一点儿都不值，原来就是为这两顿饭，别的不敢说，要说管人家两顿饭，多了不成，吃个十年八年的，也供得起。遂笑了一笑道：“老头儿，您说的这话，一点儿说的没有，您打算怎么吃吧？”

老头儿一笑道：“这么一说，你是自己愿意了，这一来我可好了，我死去的儿子，合着又算活了。不过咱们话得说在前头，我把我吃饭的这点儿意思，可以告诉告诉你，你要能够答应，你就答应，你要答应不了，你可也别勉强，省得将来闹得不合适。我一天得吃五顿饭，早晨天一亮，我得吃一顿，也不要什么特别细的，不过是弄点儿什么鸡蛋糕萝卜丝饼、枣泥包子、糊米粉，吃是吃不了多少，每样儿有一点儿就可以成了。天到晌午，我又得吃一顿，这一顿可是比早饭硬整，菜不要多，有个三碟菜、一个汤，就可以对付，菜不要太油腻，清爽可口，能够下饭就足矣。天到申时，又得吃一顿，这一顿总是偏于点心一类的为宜，什么松毛包子、鸡肉烧卖、糯米团子、鸭油酥饼，东西不要多，样儿要全一点儿。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又得吃一顿，这一顿我得喝酒，必须要弄点儿鲜鱼儿小鸡子，应时的小菜儿，吃点儿喝点儿。这就要等到戌时，再吃一顿点心，什么莲子、薏米、奶子，随便吃一点儿，吃完了我就要睡觉了。这一天，不过就是这么五顿饭，其实这也不算不了什么，小孩儿，你想想你答应得了答应不了？你可别为难。”

葛天翔一听，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老爷子这五顿饭，干脆说，我供给不起，可是话又拉不回来了，不由脸上一红道：“老头儿，可不是我说的话又不算了，我的家并不在此地，我这是从此路过，当时我可没有法子，至迟不过半月，我必定回来。您还留在此地，我给您留下几个钱，您先对付着。等我回来，我必把您接走，您暂时可在这里避一避屈。”

葛天翔一句话没说完，老头儿的一口唾道：“你别在这里废话，我老头子眼看都快死了，你还打算拿我开心，你这孩子真是人多大，坏多大，我可饶不了你，拉一个垫背的吧！”说着往前一扑，就奔葛天翔当胸一把抓去。葛天翔一看，急忙往后一闪，老头儿一手抓空，双手一揪胡子急喊一声道：“哎哟你可气死我了！我活不了！小子，咱们下辈子见吧。”说完便手往下一甩，葛天翔的胳膊可就抓不住了，一手一松，老头儿往后一撤

步，倒退两步，扑咚一声，竟自跳进河里。葛天翔心里十分难受，别的不说，自己起初要是不理他，他就是跳河，也与自己无干，无故自己多事，过去可劝人家，劝着劝着，又管不了人家，结果眼看着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子让我看着跳下河去，这我算是什么英雄、哪道汉子？心里一难受，差点儿没流出泪来。

这时候旁边看的主儿，不只是一个葛天翔，胡成早就搭话了：“这个事儿你趁早儿不用难受，也不是我说一句嘴冷的话，这个老头子他可没死，并且这个人来路不正，有偷探咱们的意思。”

胡成话没说完，葛天翔就不愿意了：“胡大爷，要说您经多识广，我绝不敢说一句瞧不起您的话，不过要说这个老头儿不是正经人，掉在河里没死，这话我可真不敢信。就凭这个老头子，他要真有点儿本事，不必装成这个样儿；他要是没有本事，大概他也不敢来。他既来到这里，无论有能耐没有能耐，他可以施展个一两下儿，干吗又装出这种神儿？一个要饭的花子，还能有多大体面，不信要让我去充要饭的，反正我不能干。眼睁睁一个人掉在河里，怔说没死，难道您瞧出他是会水的来了？即使他会水，又何必来这么一手儿。这件事大概是您瞧错了。我总觉着怪对不过这个老头子似的。”

胡成听了，微然一笑道：“好，既是这么说，就算我看错。无论怎么说，现在老头儿已然掉在水里了，咱们也没法子去救他，依我说咱们先去办咱们正经的要紧，不要为这个不值的事情，便把咱们要紧的事误了。”

葛天翔这时候也没的说了，只好点头答应吧。大家正往前走，猛地前头人影儿一晃道：“几位是到铃铛阁来的吗？”

胡成一听，正是方才送信的那个人的口音，便答应道：“不错，正是来赴约会儿的。”

那人道：“随我来。”转身便走，大家全在后面跟着。离着河沿不到一丈地，一座高约三五丈的钟楼矗立在面前，那人站住脚步，过去一推门，门便开了，回头说了一个请字，大家便都跟着走了进去。一看正中间有三间大殿，一边两间小屋，院子却不算小，还有几棵大树，在大殿正中间这间屋子，是连隔扇全都打掉，通连到底，是三间又高又大的屋子。屋子原是殿，殿里菩萨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连个影儿都没有了。这时候靠着后

墙是一张大画儿，画的是百子鬼母，画儿前头摆着一张方桌，方桌上，只是些茶壶茶碗之类。在方桌上首坐着一个人，满脸通红，红得就跟挂了一层油相仿。圆眼，短眉，小鼻子，翻鼻孔，漆黑头发，绾了一个髻髻，顶在脑门儿上，穿一件香色多罗麻的短衫，盘着腿坐在椅子上，手里却拿了一根碗口粗细的皮鞭。这些人进来，他就跟没有看见一样，一抡手里鞭子，叭的一声往桌子后边抽去，大家凝神一看，这才看明白，原来在地下那里趴着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是血，不由全都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才瞧出来正是那位作孽多端的龙从云龙法师。只见鞭子三起一落，叭，叭，血肉横飞。

天翔看着好生不忍，才要向前一迈步，胡成在后头一把扯住，悄声儿道：“这是障眼法儿，你看我给他戳破了。”说着左手二指和右手二指一搭，嘴里叨念了两句，跟着把手向那边一搓，就听叭的一声跟着哎哟一声，接着一声狂喊道：“什么人大胆敢闯入我铃铛阁，真乃大胆！”身影儿一晃，嗖的一声，便从凳上纵起，一伸双手，便来抓葛天翔。

胡成伸手一拦道：“慢着，我们是赴约而来，怎么法师也叫我们看起戏法来了！现有胡成、石猛、翟铁峰，特来拜访。”

果然那人正是褚同。原来褚同在辰州一带，势力很大，收的徒弟也很多，只是他的教门子不正，常常为非作歹，褚同不但不加禁止，而且有时还要帮着他们助纣为虐，可是表面上，谁都知道褚同是早已洗手不干的了。这次龙法师恃强抢人，褚同早有耳闻，却是没有出头拦挡。等到龙法师到苗家去寻仇，褚同藏在后头跟着，先见龙法师吹倒了苗通，心里还在一喜，忽然石猛见面，破了龙法师的法，不由一惊。葛天翔要用二妙散吹龙法师，有点儿不高兴，用法术把葛天翔定住，龙法师干不过石猛，眼看石猛一步赶上，当时龙法师就许伤命。正在一急，一看石猛也被人暗中使用法定住，又是一惊，再听葛天翔一说，周鹁子一道字号，自己准知道干不过周鹁子，可就不敢露面了。带着龙法师往回一走，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别的不说，自己在辰州一带，闯这个名儿不易，如今就这么三言两语，折了个整个儿跟头，以后这辰州饭，就不用再吃了。另外再起码头，可不是容易事。左思右想，由愁生恨，又由愤恨，就想出坏主意来了。赶紧回到铃铛阁，写了一个字条儿，叫一个心腹徒弟，名字叫醉山神祝立的送到翟

铁峰那里去。祝立回去一说，翟铁峰一会儿就到，他便把龙从云吊了起来，周身都喷了法水，然后才拿懒驴愁皮鞭子预备好了等着。翟铁峰他们进了门，褚同却依然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一样，只作不知，便把那皮鞭子不住往龙从云身上抽去，在别人看着，便跟真打在龙从云身上一样，其实有过法水喷过，打上跟没打是一个样儿。他可就忘了这种事哪里瞒得过石猛胡成，葛天翔要过去，胡成止住葛天翔，暗中把褚同的法破了。这法没破打上不理睬，法要一破，一鞭子是一鞭子，褚同自己行的法，他可不知道人家已经给他破了，叭的一鞭子，实意儿就往龙从云身上抽去，这一鞭子又是十成劲，叭的一声，唰的一声，这血就下来了。龙从云哎哟一声，褚同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这才明白已然有人破法，当时心火往上一撞，停了鞭子，回过头来，向大家哈哈一笑道：“怎么？你们的胆子真叫不小，居然敢来到我铃铛阁。对不过，我可要得罪了！”说着话，一伸手从桌上端起一个粗砂碗来，里头有什么东西可不知道，褚同端起碗来，咕嘟就是一口，跟着右手大拇指掐住二指，向前一指，噗地就是一口。胡成早知道褚同的意思不善，一定是吃喝之间，提出什么比试，万也没想到，才一见面就会来了这一手儿。借着灯光，一看褚同眼珠子都红了，端起碗来，往里一吸，噗地就是一口，往外一喷，准知道不好，急喊一声：“退！”才一纵身，一股红气，仿佛火光一样，就奔了自己脸上喷来，闻得一股腥臊的味儿，当时觉得一阵恶心，要往上翻吐，赶紧忍住，往后一撤身。再看那些人里头，除去葛天翔还像没事人一样之外，全都仰面朝天，晕了过去，心里这个急可就着大了，准知道褚同法术高强，这不过是头一下儿，就是这样厉害，要是再来一下，恐怕比这个还须厉害。现在走既不能走，打又打不过，周鹁子现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件事绝没有以死相拼的道理，那是自找无趣，于事无补，可是得想什么法子，才能够把这些人救了。正在着急，不得主意，只见葛天翔往前一抢身，用一只手托着一只胳膊就蹦过去了。胡成就知道葛天翔也完了，果然葛天翔跑着离褚同已然没有多远，褚同突然一伸手，横掌一推，当中还隔着一节空地，葛天翔就觉前头有什么东西挡住，不能前进，正要往前一冲，褚同只把手猛地往下一掏，葛天翔便哎哟一声，身子两晃。

褚同一看葛天翔没有倒，当时一怔，伸手又一端桌子上那只黄砂碗，

正要二次喷倒葛天翔，却听门外有人哈哈一笑道：“贼玩意儿，就能欺负人家孩子，咱们爷俩干干！”话到，人到，手到，一只手拉开葛天翔，那手一立手掌，横着便往褚同胸口上砸去。褚同是个急劲儿，使出最后这一手儿活来，能够把人打退，自是上好，不能把来人一网打尽，没有法子，也只好是一走。及至使出这手儿“罗刹掌”，一个是跑得快，胡成没有躺下，这倒不足为怪。胡成本有一身好功夫，又有那么大的名头，看出自己这一手儿，他跑了原不足为奇，唯独那个小孩儿，看年纪并没多大，即使他落生那天就练起，练到现在，他也练不出什么惊人的能耐，怔会不怕“罗刹掌”，纹丝儿没动，实在可怪。这个孩子，八成儿是天生异禀，何不想法子把这个孩子弄去，叫他投入自己门户，倒是不错。心里正在这么一想，人影儿一晃就到了，一只手一拉葛天翔，那只手掌一横，平着往褚同心口上砸去，褚同不但法术有根底，手底下软硬功夫也很有两下子，一看掌挂着风就到了，可就知道来人不弱，哪里还敢怠慢，急忙舍了葛天翔，挺腰一拔，嗖的一声，身子往后一翻，一个翻提，人就笔管条直，摔出去有七八步。这才凝神往对面看，只见来的这个人，是个老头儿，浑身褴褛，连一点儿气魄都没有，不像是个有能耐的样儿，不由气往上一撞道：“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跑到铃铛阁里找事！”

老头子哈哈一笑道：“姓褚的，你瞎了一只狗眼，你怎么会认得我？不过像你这个样儿的，认得我，我也没有什么体面；不认得我，我也没有什么愚蠢。干脆跟你说，你要是懂得事的，趁早儿夹着尾巴一滚，是你便宜；你要自以为你的火候到了，执迷不悟，我要替掌教的除掉你这败类，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姓褚的，平常作恶多端，我早就有个耳闻，不过我是已然多年不和人家怄气，所以纵容你到现在，你别以为你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那你就错了。话咱们是点到而已，多说了也没有意思，你的心里要放明白一点儿。姓褚的，你倒是打算怎么样吧？”

褚同一听，心里犯上犹疑，要瞧老头子这个神气，可不像有什么真实能耐，听他口气却又又不小。干得过他自不必说，可以留点儿面子，真要是干不过他，再打算找面子，恐怕可就不易了。但是自己在辰州几十年的工夫，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现在怎么突然会出来了这么一个人？说话又是这么大的口气，闯荡江湖数十年，真要是让人家三言五语就给吓回